

儿童文学

伴·借

自然之子黑鹤·荒原系列

狼血

格日勒其木格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
|| 伴·侣 ||

狼血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狼血 /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2.11

(儿童文学·伴侣)

ISBN 978-7-5148-0827-8

I. ①狼… II. ①格… III. 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9487 号

LANG XUE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徐德霞

责任编辑: 汪玥含

助理编辑: 何羽枫

美术编辑: 高煜

著者: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责任印务: 杨顺利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h t t p: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中青印刷厂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5.125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85 千字

印数: 46350 册

ISBN 978-7-5148-0827-8

定价: 10.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539)

狼和犬源自共同的祖先。

在10000~15000年前，一些与狼群分道扬镳的野犬被原始人类的篝火所吸引，开始接近人类的营地。它们在协助人类捕猎并充当营地护卫者的同时，也从人类那里获得食物。从那时起，它们就与人类建立了恒久的伙伴关系，成为犬。

而狼，则一直与人类保持着距离，生活在荒野之中。

狼和犬作为同属犬科的动物，在血缘上非常接近，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能够结合产生后代。它们的子代在外形结构和行为意识上可能像狼，也可能像犬，当然，一些优秀的个体则能够完美地继承狼和犬各自的优点。

1955年，捷克育种者用喀尔巴阡山脉狄莫拜狼和德国牧羊犬杂交培育出了捷克狼犬。尽管这一品种已经于1982年在FCI（国际犬业协会）得到承认，但由于其过于忠诚主人、难以训练、不适合城市生活、无法与儿童友善相处等特点，目前仍然是一个稀少的品种。俄罗斯某研究所也通过使母狼与德国牧羊犬交配，试图培育出一种在体能、气味和方向识别上高于警犬的“狼犬”，但这种狼犬的遗传并不稳定，所以并没有在军警部门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目前，在很多偏远的地方，一些人仍然尝试用狼和犬进行杂交，希望得到综合狼的凶狠强悍和犬的温顺服从这两种特性的品种。



1 写在前面

001 I 源

005 II 起

043 III 狼

101 IV 犬

122 V 屠

154 VI 风



源

春天，我去呼伦贝尔草原的陈巴尔虎旗^①看朋友，中午朋友招待我吃饭。

知道我过来，朋友特意提前准备了新鲜的牛排，是那种肉上面有着厚厚黄色脂肪的牛排。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淡忘了肉真正的味道。在这片草原上，我还有幸可以吃到真正的牛羊肉，那是真正的肉。这里的牛羊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吃过任何添加过激素的饲料，它们仅仅是吃这片草原上特有的碱草^②而长肥的牛羊。

①陈巴尔虎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草原西北部，是著名的呼伦贝尔草原牧区四旗之一。

②碱草：即披碱草，为禾本科披碱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为本属重要的栽培牧草之一。



因为吃过饭后还要驱车赶回海拉尔，所以，我没有喝酒。

席间，只有我朋友和一个他请来陪我的中年男子我们三人。那中年男子几乎不说话，在朋友说话时，他只是默默地点头，有时则为了不过于尴尬而轻声地应和。他的酒喝得很多、很快，无声无息地就独自喝掉了一瓶古纳河白酒。

我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那几块精美的牛排上，抽出随身携带的专用于吃肉的小刀，认真地切下肥瘦相间的一片，送进嘴里，细细地品味那种肥美的脂肪如糖饴般在口舌间溶化的快感，然后再辅以一条甘咸的卜流克^①，平衡口感。

简直是人间美味啊，我愿长住呼伦贝尔，只为这肥美的牛羊肉。

在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将这些牛排消灭了将近一半，根本没有理会桌上的一盆鲜鱼，尽管那也是早晨刚刚从河里捞出来的。朋友告诉我，他去买鱼时，鱼还是活的，刚从网上摘下来。现在，想吃到不是人工饲料喂养或者没有被污染的鱼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还有真正的鸡蛋。

在我很小的时候，在《世界文学》上看到过一篇法国小说，大意就是主人公为了买到通过原始方法制作的法国羊角

^①卜流克：一种俄式咸菜，以芜菁甘蓝腌制而成，食用时切条拌以酱油和醋，草原上一般作为食用肉类的佐食，认为有利于消化。



面包而费尽周折，使尽全部人脉关系，最后却得不偿失。在那篇小说里，作者开头的一段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有一天，你竟然吃到了一个无论从味道和颜色都很像番茄的番茄。那时我还太小，理解不了这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可以理解了。

此时，我们正在经历法国人将近三十年前经历的时代。我们所吃的食物，因为各种添加剂，因为各种复合肥料，以至它们已经失去了它们原本应该有的味道。现在，我必须为自己吃到了一个无论从味道和颜色甚至口感都像番茄的番茄而欣喜不已。

这鱼和鸡蛋都是难得的美味，但我还是更喜欢吃肉。

我喜欢呼伦贝尔草原上的肉。

我们谈起中亚牧羊犬，年前我送给朋友的那头叫作闪电——因为额头上有一道颇像哈利·波特一样的闪电形状的白毛而得名——的狗崽现在已经长成肩高超过80厘米、体重达到70公斤的巨犬，像小马一样每天在朋友的草原上那个大得可以在里面放马的院子里晃荡，每天吃的都是整只的死羊。也许这就是狗的终极幸福生活吧。

那个中年男子，依然沉默。他又启开一瓶白酒，为自己倒满一杯。

后来，朋友有事出去了，他慢慢地抬起头，看着我。显然，这一斤白酒对他而言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这片草原

上的人们以酒量惊人而著称。前两年，在刚刚进入这片草原的路边有一块牌子，上面赫然写着：酒量白酒小于两斤，啤酒少于四十瓶者，建议不要进入本旗，有生命危险。这两年限制酒驾，那豪迈得令外来人胆战心惊的广告牌子也就被撤掉了。

不过，显然喝了酒之后，让他的思绪产生某些变化，而我和朋友刚才谈到的中亚犬，让他想起了什么。他看我的目光中也就闪现出某种期待沟通的意味来。

“我也养过一头，是狼狗。”

他用双手抹了抹脸，抹去脸上的汗，似乎这样可以让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一些。

对于狼狗，我没有太多的兴趣。事实上，这个品种的狗并不适合在草原上生活。这种经过漫长人工培育，服从性极好的犬种更适合作为军警用犬。被送到无边的草原之后，它们会显得无所适从，莫名其妙地向人攻击，在有狼来袭时它们却掉头鼠窜。总之，我遇到的所有在草原地区饲养过这个犬种的人，对于这个犬种都没有太多的溢美之词。当然，并非这个犬种本身有什么缺陷，只是，对于这种莱茵河畔培养出来的牧羊犬，浩瀚而荒寒的北国草原对于它们来说有些过于粗犷了。

“它的妈妈是蒙古犬^①，爸爸是狼。”

^①蒙古犬：此处指蒙古草原牧羊犬。内蒙古草原牧区大型原生犬种，在外蒙古地区也有分布，核心产地在今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此犬种体硕毛长、体格健壮、性情凶猛，不畏冰雪猛兽，主要用于牧区营地护卫、放牧牛羊。目前，由于缺乏保护，优良的个体已经非常稀少。据猜测，此犬种可能比藏獒的血统更为久远，但国内尚没有专家对此进行论证。



起

最初，敖特根确实没有想到这头母犬能够怀孕。

它太老了，他不是很确切地记得它的年龄。它刚刚来到这个牧场的时候已经是成年狗了，那时敖特根还小，而现在他已经长成了一个清瘦的少年。想想这母犬也应该有十几岁了。

在蒙古犬中，像它这样的母犬算是个头相当大的。

以往每年隆冬季节，它总会产下一窝小狗，



一般是四五只。这狗确实有些与众不同，在怀孕的日子里，它会独自去草原深处捕食一些食物，狍子、黄羊或者是陷进雪窝中的鹿。在它成功地将这些野兽捕获之后，就会在雪地里刨个坑掩埋起来，在即将临产的时候，它会将这些野兽拖回来。产崽之后，它就靠这些冻得像石头一样的野兽度日，根本不吃营地里的东西。

它的狗崽都出奇的漂亮，满月时一个个肥硕得如同熊崽，比同样月份的小狗要大出很多。这头母犬照顾小狗异常精心，这么多年，小狗没有一只夭折，全部成活。到开春的时候，总会有不同营地的牧人骑着马穿越冰雪刚刚开始消融的草原来讨要小狗。有时候，这些人竟然是穿越几个旗，来自边境的牧民。

敖特根喜欢那样的日子，那些牧人风尘仆仆，但他们总是匆匆地向敖特根和其其格问候之后就急忙走向草垛，去查看那些簇拥在一起晒太阳的幼犬。他们粗糙的大手细心地抚摸着那些幼犬，几下决心，最终从中选择出一只自己心仪的小狗。

他们小心地把幼犬抱起来，仔细地打量。

他们每个人挑选幼犬的方式都不相同。有的会选择一群



狗崽中最先跑向自己的，有的会故意用力跺脚，高声地喝叫，最后却选取最先逃开的那只幼犬。当然，也有很特殊的人，会突然间拎起幼犬的尾巴，那幼犬凄惨的叫声惹得母犬险些向那人攻击，尽管它被这些终日抓搔吸吮的幼犬扰得不得安宁，但此时这硕果仅存的母爱还是在发挥作用。还好，那人被敖特根及时地制止了。

挑中了满意的幼犬之后，他们会送上一条哈达，有时是两条毛巾或者是两瓶酒。在敖特根小的时候，还有一些没有糖纸包装的光腓糖。

这些牧人在毡包里喝够了茶之后又匆匆地离去，返回自己的营地，他们还有好长的路要赶。他们将小狗塞进自己的怀里，然后像保护一件精美的瓷器一样笨拙地上马，打马而去。

但母犬已经在慢慢地衰老，它黑色的被毛尚还丰厚，但已经失去光泽。在敖特根的记忆里，它已经有三年没有产下小狗了。

它的生命机能正在一点点地减退，更多的时候，它只是长久地卧在毡包前的空地上晒着太阳昏睡。偶尔清醒的时候，则是蹲踞着，长久地望向空茫的地平线。

敖特根不知道那里有什么东西吸引它，引得它如此凝望。

它的牙几乎掉光了，吃不下太硬的东西。事实上它也吃得很少，其其格总是将剩饭和奶子煮在一起给它，但即使是这种奶粥它也吃不下多少。

敖特根偶尔会和其其格谈到母犬的最后一窝小狗，他们本应该将那窝里那只黑色小公犬留下。那窝小狗，一共六只，三公三母，那也是母犬产崽最多的一次，以前一般都是四五只。在那窝小狗中，那只黑色的小公犬特别突出，出奇地粗壮，快满月时已经比同窝的小狗大出一倍。当然，那也是因为它出生时非常强壮，而且又总是霸占着奶量最充裕的那个乳头吧。

所有的小狗都被送走之后，就留下了它。

当时，其其格和敖特根都决定要留下这只小狗。

就在这只狗崽快两个月大的时候，一个顶着初春大雪的老牧人来到了营地上。那老人的胡子上都挂着冰凌，在马上几乎被冻得僵硬，在炉火边烤着火喝了很多热茶才一点点地缓过神来。

敖特根当然知道他的来意。

看到在毡房里溜达的黑色小公犬，老人的眼睛闪亮起来。

老人说自己的营地距离蒙古国很近，每年他的畜群总是不堪狼群的滋扰。他也是听说他家附近营地有牧民养着从这里要去的狗，那凶猛的牧羊犬让那个营地远避狼患。

在整个冬天，老人家的羊被狼祸害不少，他家里的牧羊犬根本无力抵抗饥饿的狼群。

老人拿出了自己带来的一块野物的皮子，一条哈达。

其其格只收下了哈达，那块颜色斑斓的皮子被她拒绝了。

敖特根终于没有说出来，他知道其其格在看着他。这也是母犬生过的最好的小狗了。

在老人要上路之前，敖特根一直抱着那只小狗。

最后他终于将小狗送到老人怀里，老人将自己腰上的刀解下来送给了敖特根，他没有拒绝。

他紧紧地攥着那把镶着银子的蒙古刀，望着老人骑着马渐渐远去的背影。

其其格说，明年母犬还是会生出更好的小狗，但从那个冬天之后，母犬再没有生产过。

这头黑色的小狗崽并没有到达边境上那狼患肆虐的遥远牧场。这一年的秋天，敖特根和其其格去旗里的镇子上买日用品时，在一家饭馆的门口，看到了它。它已经是一头成年犬了，

高大硕壮，长毛飘扬，像一头黑熊。它被一根粗大的铁链拴在门口，它的身后，扔着一副整个的牛胸腔。它不缺少食物，所以成长得如此粗壮。它跟草原上牧场上因为缺少食物而精瘦枯干的牧羊犬迥然不同，但敖特根知道那是自己家的狗崽，在这片草原上，如此出色的狗崽只能是出自他家。最重要的是，在这只狗崽的胸口有一撮白色的毛，而那宽阔的头型，更加毫无疑问地说明了它的血统。敖特根不会认错的。

但它已经不认识敖特根了，看到其其格和敖特根驾着勒勒车从饭馆门前慢慢走过时，它拖拽着铁链狂暴地扑咬着，发出凶悍的咆哮。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勒勒车靠得太近了吧。

敖特根想下车去询问一下，但其其格制止了他。

“它在这里过得很好。”其其格淡淡地说。

确实，它不缺少食物，显然受到了良好的照顾。

敖特根看看扔在那里的巨大的整副牛胸腔，还有在它旁边散落的吃过的白骨，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只是想不太明白，那老人是否真的来自边境的牧场？或者，也许是因为什么原因，他迫不得已将这只狗崽送给了饭馆的主人？

他对那饭馆的主人没有什么好印象。

他是来自南方的人吧，不过显然已经在草原上生活了很久，说着很好的蒙语。平素里，草地上的牧人到饭馆吃饭，他总是异常热情，而且随时可以赊欠，所以，他的饭馆也就总是生意兴隆。不过，到了秋天，他会开着卡车直接到营地上欠钱的牧人家里去拉牛羊，那时候，那些牧人就根本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欠了饭馆多少钱了。

最开始，敖特根确实不相信母犬又怀了小狗。

距离这个营地最近的牧场也在五十公里之外，它已经没有体力跑那么远去寻找公犬了。而且，即使到了临产的阶段，他也没有看到它的肚子像往常一样隆起。

早晨敖特根在走出毡包时，没有看到母犬站在门口迎他，他多少有些奇怪。敖特根呼唤了几声，母犬也并没有迎着他的呼唤声从营地的什么地方跑出来。

很多年了，敖特根已经习惯了走出毡包时就看到迎接他的母犬。它总是那样精神抖擞满怀期待地站在毡包前等待着他，无论酷暑寒冬，从未缺席。

营地没有几个可以藏得住牧羊犬的地方，他在营地里转了

狼血

一圈，很快，就注意到了草垛上的那个洞。他不清楚母犬是什么时候在那里掏出这个洞的，但显然此时它躲在里面。

敖特根满腹狐疑，他一边呼唤着它，一边走过去，蹲下身向洞里窥视。他听到从草洞深处传来母犬阴沉的低嗥声。

其其格也去看了，回来后告诉敖特根，母犬生了，幼崽只有一只。

直到此时敖特根仍然感到诧异，之前一点儿也没有看出母犬怀孕的征兆。总之，它孕育的这只小狗怎么看都有些怪异。

确实，在他们营地的附近根本没有合适的公犬。

前些年，每到发情的季节，母犬总是会消失几天，敖特根知道它是到其他营地寻找公犬去了。现在距离这个营地最近的营地也有五十公里，而且据敖特根所知，那个营地上并没有牧羊犬。也许是哪只过路的牧羊犬留下的血脉吧，他只能这样解释。

这次，母犬已经没有力量再为自己早早地备好催乳的野物，所以，下午敖特根就骑马到附近一座沙山下的雪窝里拖回了一头死狍子。前段时间他驱赶牛群路过那里时，看到那冻馁而死的食草兽像干树枝一样从雪层下伸出的四蹄。